



漫塘文集卷之六

宋 吳 濬 差 通 判 建 康 府 太 常 寺 丞 直 顯 謨 閣 管 玉 局 觀 漫 塘 病 叟 劉 宰 著
書 問

通田輅院

某得令名於士友間舊矣。師友周南仲無急時書來道執事有意見訪汎掃敬聽旋聞卽遂榮上不果此來賦未見君子之詩十年猶一日也。維時春和伏惟接武清華台候神相萬福。某蚤得惡疾形容如鬼自棄明時今老矣頭童目昏頷髭無黑

者豈復敢自通於當世有位之士惟聞賢者有進
用之階世道有清夷之望以是自喜敢問學省之
除在幾時大科異等不過爲入朝計耳似不必屑
意朋儕中同志者以道卷舒而不視時俯仰竊計
自處已定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
穀與女敬誦此伸愛助姪子某再請鄉舉今就省
闈欲一識先達因其行敬以一紙寫繾綣且以與
姪子爲左右之容居山林久不閑書尺筆縱字大
伏惟亮之

通趙章泉

菴

某家金壇去丹陽驛七十里非得得在道者不到
故欲寄音無從中間凡再得詩三復可復自成疎
之句鄉風長懷幾不能遣莫冬得三詩欲屬范南
卿附便念南卿猶未除喪寧能作置書郵又爾中
輟今聞友人王去非將專人過番易道玉山謹以
奉寄宣筆百枝匹劄併往人生七十者稀過此皆
是贏得吟風嘯月其樂如何世徒以陶靖節解印
綬賦歸去來爲高不知其榮木等篇所期甚遠所

任甚重所樂甚真洙泗以還無此氣象先生其斯人比歟某欽仰

回李秘書心傳

某自聞召命之頒日傾耳以聽回船東下且以日計曰可矣忽奉手教乃知當此春晏猶艤舟江岍爲沂峽計易退難進固足以崇高節抗浮雲獨不念當饋之思久席之久耶就審德盛仁熟罄無不宜隨軒眷集動與吉會良慰緬仰聖上克勤克儉有夏禹之德務學不愧商高宗周成王而左右未

有傳說用公之輔秘書辭歸之章再上而報可未聞深惟聖意豈但欲以史事相付而已願戒舟師亟振旆乘流以慰中外之望某年迫七十視聽俱衰大非曠昔侍見時比更化之初羣賢彙進頗聞有相援引者公讀秘書奏疏又知嘗置賤名其間某少也不才況今已老求之在昔固未有四十辭官七十復出者所幸與王去非爲婣家備知此心嘗爲精言於當路已見諒矣盛意如許不敢忘頌貺宣毫洪扇使內得以寫素抱外得以揚仁風感

喜可知一故舊有錫渾天儀幸求得之謹以爲觀
天之助有懷拍塞探伺舟過丹陽因得吐露春寒
猶力道間厚愛是祝

回柴安撫**叔達**

伏自丙寅開邊虜運浸微我之邊備亦小弛然而
遺醜未殄狼心故存乃丁丑夏乘我撤戍長驅絕
淮邊遽上聞中外震駭惟執事隱然孤忠貫徹穹
壤才足以酬酢萬變智足以奔走羣雄以浮光孤
城二千羸卒摧其堅鋒剿其萬衆爲長淮千里保

障當是時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想見風采恨不
得備顏行奉要約某雖不肖然必也亦嘗有志斯
世寧能泊然自棄私謂執事之道且行乎朝廷矣
而浩然有歸興殊不可挽豈味黃石戒又先子房
一著甚善甚善甚盛甚盛靖節窮士得從檀公游
具有故實況某與執事寓里相望不遠百里命中
車棹孤舟亦非難事自惟疾疚日侵形容如鬼不
可以入城市惟有懷仰天與幸會令嗣判院搏扶
搖而上實始吾邑執事復不鄙夷因而賜之書盥

手發函長跪疾讀蓋溫乎如惠風和氣之襲人炳
乎如隋珠和璧之在目洋洋乎如韶濩正音之入
耳其爲榮荷可勝言哉自冬徂春以鄉邑民饑瘼
憂蠅營無補分毫有稽奏記恐速罪戾尚惟高明
以度外處之未賜斥絕使猶得從綠野之遊於他
日某伏紙拳拳寵頒某物尤切銘佩吳箋三百得
之親舊間頗勝常用者輒以供翰墨之需某物併
以薦北海坐中一酌辱命之留幸甚時事孔艱正
恐元戎未應終棄人間事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

還心勉之

回周馬帥

虎

經年不上記自識將軍禮數寬必不加罪但某平
生願屬馮異而台座亦逢人說項斯人事好垂老
未相遇謂此情何春夏之交峭寒猶在恭惟味黃
石戒從赤松遊岱嶽爭高璇穹錫美台候動止萬
福某病骨衰頽鬢髮蚤白猶幸鑷去可誑人以未
老年來乃一向白盡今白者又轉而黃古詩云久
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念之憮然太尉德成於身

功成於國名成於天下後世來者更言體益強健
神光炯炯窮林園之勝過綠野堂中人集壽福之
全愈耆英會中客盛矣哉古未有也敢問比日有
何賦詠願併錄示使得成編布金寺曩求書額村
僧無從往謝謹爲納摹本去近懇常平使者得錢
創社倉於里中欲求社倉二大字告不吝唐裔李
秀才自言將踐約修敬因得拜此且以無灰酒十
罇修歲貢拈秃羊毛筆不能成字伏惟照察不宣

二

頃因李君便附書其回也辱報字甚慰連月淫雨
陰雲不開屏居水潦四壁大似坎中蛙氣悶悶不
能吐來教之頒正爾故緘而雲翳劃開日光穿漏
殆非偶然就審北辰回旋舊栖詠歌千古百靈呵
護萬福來同意氣開懌不可言也向來五噫公論
頗亦聞之竊謂世上是非初無定在人生禍福要
有定分以其無定在則今日之是安知不爲他日
之非今日之非安知不爲他日之是要不必深辨
要有定分則聽之而已雖辨何益眼前一輩說是

說非說禍說福之人藉方得志只是乞食墻間者
稍饑則又前矣願太尉一切達之社倉二大字筆
力不啻千鈞重而更端莊停勻披玩不能釋手其
物并貺暑月水飯有相其敢不德寒鄉窶人無一
物可薦誠去歲一士友見教造松醪飲之可治風
濕脚氣造成香味頗勝姑納上四尊儻謂可飲當
續致鄉間醋底向聞庖下頗有知音納三十小尊
輕瀆愧甚當暑壽重是祝

回何撫幹

處恬

別不計年悠悠我思無日不在震澤潯溪之上也
春杪幼子自梁料院處歸忽領手筆乃知圖南之
鵬曾未忘控地之鳩鷓感外重慰入夏多故尋以
雨水相仍具謝不敏明星有爛有目具瞻况嘗乘
槎誤至天漢者耶朝來爽吹迎秋恭惟幕府高閑
台候神相動止萬福仕於今難矣而大府爲尤難
其位高而責不及情親而言可入者獨上幕耳而
執事再居敢不重賀雖然盛名之下難居執事疇
昔以太學諸生上書論天下事慷慨激烈士無問

識不識讀其書味其意徃徃壯其氣高其節繼聞
彈冠出任又孰不遡風而想企踵而望曰是嘗有
言於未仕之前其肯媵阿於旣仕之後而側聽累
年未有聞焉執事豈與庸庸者比患不改秩患不
立朝矜一語之合希一盼之溫以自爲重哉傳曰
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三年不飛一飛冲天勉之而
已須先正顯學勤王錄序謾寫去殆不可用唱和
集序續納頒貺多品甚感吳箋閩板友書真是未
能免俗書至此亦以自笑秋後登高望遠必有佳

趣傷今吊古必有奇作毋惜寄示金陵同官爲最
多其能以世道自任不唯阿隨俗者爲誰皆所願
聞

回宜與趙百里與慙

戊午己未年間某爲儀真掾識門下士天台徐不
愚時執事年尚幼方侍先少師官金陵不愚爲某
言執事高明之姿凝遠之度渾然天成非學力可
及某時起敬欲介不愚援外舅梁吏侍州里之舊
拜先少師下風因叩東閣快鳳星之覩而局於官

守厥路無由某旣去儀真而先少師寢上榮塗以
至開大藩登禁從某復限以位分欲進不敢然頗
聞先少師逢人說項斯所與外舅書必賜垂問知
過庭之助爲多感流水之知懷高山之仰今三十
年矣去歲治所人來誦今大夫之賢不容口大要
以爲不吐剛不茹柔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
所畏而不爲問姓名爲誰則執事也乃知先少師
家法有傳徐不愚疇昔之言爲不謬某三十年起
敬爲不虛喜欲起舞林下殘生不敢直以姓名自

通略因友人王頴叔附致拳拳豈意搗謙不聞疎
賤得得遣介賜之手書辭旨溫然若施之所敬其
何敢當重以冊府之珍文房之寶上尊名茗粲然
前陳使得仰高哲之風流滌世俗之塵埃澆胸中
之磊塊而濡毫引紙又足以發揮之真人生大快
意事而遲暮廢學重不敢當也惟有感愧世變益
下人物隨之州縣間殆不復見廉平之吏執事其
庶矣乎語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惟勿恃其已成
而益求其所未至士之狂者多忤人勿怒其狂而

虧待士之誠民之頑者多撓政勿疾其頑而虧拊
民之仁位之在上者多喜人同已勿徂於同而虧
行已之信則善矣美矣不可以有加矣執事其圖
之屏居無可薦誠朱侍講語錄一部納上絃歌之
暇時一寓目或有補萬分其他寒燠之間頌禱之
辭某以爲無益於愛助敢略幸察

二

一春煙霾障日風雨不時糴貴民貧歎恨滿耳鳥
啼花發皆在愁中傳聞某官周行原埜咨訪問閭

逋租法不可蠲而代之輸賑濟時不可行而給之
食其他慈惠之政不可槩舉致人心懽悅天意感
通兩日來氛祲掃除天宇澄霽施及鄰郡敢昧所
元敬拜手書殷勤問訊而臘前之酒有以沃其枯
腸雨前之茶有以滌其滯思空南山之竹不足書
謝忱但有銘佩某屏居莫聞時事有自日邊歸者
能言已有明詔趨上周行某無任願忠之情尚以
財不盡用畱餘力以資代者威不盡用廣遺愛以
貽方來爲未解印之祝

回宜興謝百里奕修

昨以厚意久不報斐然一箋聊寫寸衷使介鼎來
雙緘併辱薄物曾瓜桃不直更貽瓊玖之酬陽羹
之茶天子之所先嘗竹冷之酒中都之所貴重羅
列滿庭而山海果羞與花縑畫扇又從而侑之拜
嘉以還感藏無斁往來之人誦賢者平估以便糴
散藥以起疾慈惠之政次第舉行甚善甚盛紹熙
間越人俞高兩郎中相繼爲宰創社倉二君旣去
鄉人徐大夫實繼之徐雖學舍人而識頗不逮遂
徹去人至今惜之至今議之前大夫才足以有爲
而牽於佛廟神祠之役念不到此絃歌之暇亦可
略尋墜緒否乎某朋友故樞密羅文恭公之幼子
曩爲新淦令某爲作琴堂箴或傳至魏華父侍郎
爲作篆書入石甚佳偶存一本僭以拜納鄙拙不
笑相望不遠數舍繼此時當奏記或因風問生死
得略去寒暄頌望等語幸幸

回句容吳百里漢

某憚暑如在釜甑中台翰正在此時來剝封莊誦

炎熱自去清風自生且審當喧囂倥偬中不廢絃
歌之樂武夫悍將撞搪叫呼之際日與青衿矛佩
從容俎豆間神之聽之台候動止萬福欣慰其何
可言某物併貺登拜感甚學記之委深荷不鄙若
稽在昔泮宮之修鄉校之不毀雖見史克之詩丘
明之傳而千萬世所敬仰者魯之僖公鄭之子產
而已某其敢不勉以發揚盛美元符道宮大有興
作驕將叱咤賢大夫倘唯唯聽從繼自今洞天福
地雞犬不復得寧猿鶴不復得來木石皆不復得
其所矣幸台座念及之二學記寵教已領闈師老
丈上梁文筆力猶精健如許敬服因書爲致意他
須嗣音

二

累日聞句曲之民悵朝天之鳥飛去不畱助之黥
然劃奉誨函乃知大鵬雖搏扶搖羊角而上猶未
能忘情於鳴蜩尺鷃不惟自喜且爲句曲之民喜
二天之猶在其上也某匆匆不及拜水翁大卿書
會次爲致海內蒼生望霖雨之意胡伯量兄計亦

在大卿東閣數字望爲寄達此去必卽畱中州縣
之不可爲田里之不勝擾固皆身履而目見之言
有可及得毋愛於言力有可及得毋斲於力是望

通泰興王大夫滄

某宦海陳人紹熙慶元間尉江寧則知績溪王大
夫以古聖賢之學行之一邑邑以大治猶恨相去
遠所聞未詳未幾同年友張右史敏則自新安來
且言曾親到績溪見大夫所爲皆今世所無有某
以是起敬不勝區區之情開禧間隨牒東嘉準擬

叩門執弟子禮旣到則甲第在外邑三山非遠而
弱水隔之惟坐馳此情歸未幾而木壞山頽矣惜
此世之失此賢悵此生之孤此願今猶耿耿胸次
比歲鄉人爲簿尉於龜城簿之子歸尉以書來頌
大夫之賢不容口敬問爵里知爲績溪之嗣其廉
足以勝私律貪而其爲人謀而忠又有不可及者
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欽歎欽歎王簿子得使
邑爲其亾翁保明申府申部可徼致任澤適部中
行下再保明弱子茫然無措某三十年林下與世

闕絕復無從致力其子自拜書控慳累日來求書
爲助義不得辭率易拜此

回新於潛尤大夫

某犬馬之齒入新歲遂七十有一目昏耳聵而胸
中復健忘凡百皆如冥行以此絕不敢與朋友相
聞郵置中知己班改且知己注赤邑繼此榮塗足
可無壅不勝贊喜第修賀不武而爲來教所先物
之厚意之勤皆非所敢望但有感愧來諭言世道
之艱且惜諸賢不能相與壯元氣壽國脉誠爲至

論若以爲皆坐相率引避去之惟恐不速之故却
似未然蓋見可而不進固爲可罪而冒然嘗試以
僥倖萬一者亦非世道所望也嘗觀自昔事變之
多莫如漢末而諸賢隨用隨起皆有以自見亦無
如漢末者蓋當時諸賢相與講之深見之明守之
固斷然不以富貴貧賤死生禍福入其心故能隨
遇有立如此某久居田里固罕見士大夫或邂逅
有見未有不憂家之貧身之不達者切謂吾國之
士苟有甘心於饑寒貧賤而死者則豈惟吾國庶

幾其人亦過人遠矣季端以爲如何西州家學之粹世德之茂惟君一家而昆仲間能以學問相勉以德業相期以聲望相高者亦惟君家耳願益自力以開遠業厚貺無以爲報偶有某物謾以友書來書有秋深過吾里之意拍塞滿懷悉畱面賦來書累幅而此但幅紙又盡略藝儀益昏耄有不容強者亦惟眷予是賴千萬矜體

回鎮江權倖史延陵置之

某伏自大丞相當國幾三十年山林閒散之人間

有與大丞相偶同姓氏者輒辟易趨避况真大丞相族耶惟滄洲文昌公昨典鄉郡不以某愚不肖先之以手書某非意望所及且謂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其敢辱贈而報自是得以姓名自通其後溧水大夫介一二士友惠書叙述平生有擺脫世務退然以寒畯自處之意某謂是我輩中人非挾貴以來者故亦願交下風今承來翰似事同而實異蓋作小楷書用畫一式則小官事上之禮某不敢當一也以先生見稱以懷才抱道有志當世之士

見待某非其人不敢當二也不敢當者二而不敢不當者一則某郡之民而執事郡之通守也故敢援召役徃役之義修書以謝萬一千將出匣寶氣衝天惟善藏其用毋與牛刀爭一割之快是望

二

某再承台翰禮愈恭意愈勤而所以開曉之辭愈悉某感甚愧甚懼甚抑某前所作報書實有感於世變而然不自意其有忤於執事也初某之爲江寧尉也故叅政衛公已以大魁爲他路常平使者

其父子文老丈實以朝奉郎爲郡僉幙臺府一待之以巡廊官略不少異一日添倅去官兩倅白郡以衛攝事衛辭以上轎官與巡廊官事體不同又以僉幙以下皆受察之人而通守按察官也何敢當力辭不受帥主鄭知院僑聞之曰吾固疑其如此卽改委帥司機宜今執事雖大師越王諸孫大丞相諸族然年甫三十官猶選人職猶監當旣攝僉幙又兼通守雖大官要職皆君家所自有而某因來翰之及敬讀冰銜回念四十年來事不能不

有感誠不自知其言之過語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惟執事有以容之又某所以不能不拳拳於文昌滄洲公以及溧水大夫者某嘉定初年備數浙東齏幕時大丞相以禮部滄洲以兩浙漕同按視壽成山陵昆仲職位未至大相遠及丞相當國以一尚書處滄洲誠未爲過而滄洲懇辭士數不止丞相亦終不強之故天下皆服大丞相之公而仰滄洲之高溧水之在太學也以大丞相故不得成校定者累年及旣出官循序而進未嘗超

躡得邑山陰棄之而易溧水在溧水爲郡所抑自他人處此干造物求速化溧水終安之以俟秩滿此某所以拳拳二公願執鞭而不可得執事遠觀疇昔金陵之事如此近觀今日君家之事又如此則宜知所處矣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又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蓋以玉攻玉安能有成惟得夫他山麤厲之石相與錯磨則庶乎其可執事無志於西序東廂之陳則已苟有志焉則他山之石必在所取請自某始鄉縣去古延甚近或因還鎮枉

道見過甚幸不然某因謁季子祠亦可求見揮汗
草草

回真州倅權州鄭運管次甲

某少也爲貧鄙事無所不歷年甫七十百疾叢之
雖知貴名之起如日麗天而養痾窮谷進謁無階
又知蕞爾孱生所以得入於大鈞坱圠中而不在
清議擯斥之數者無非一門海涵春育之賜而目
昏手戰宜飭一箋以謝亦竟不克俯仰乾坤惟有
愧怍忝奉華緘粲半其詞之文溫乎其禮之勤而
意之厚也某何以當靖思惟有歸翰墨於典籤請
罪戾於司過庶於愚分容可少安或幸而恕之則
所願也非所敢望也

回艾節幹慶長

某往歲承得命駕過我漫塘上雖貧居不能款
然已得意鄉於言辭之表知必非碌碌隨世俯仰
以就功名者爲吾道賀爲吾鄉里賀一別杜門無
從上記比江延卿自池陽歸具道得賢使者爲之
依歸使者亦大得幙畫之助喜欲起舞方將因自

曹就試城中宛轉附致一書忽令兄專人送至來
翰且有某物頒貺感何可言慰何可言徐斯遠尚
友好學安貧守道不愧古人頃歲校文上饒惟以
親得此人爲喜所惠詩文三冊回思在上饒見斯
遠時今整整四十年而信上三君子皆已逝矣某
視昏昏髮種種在世能復幾時不覺老淚之橫臆
也某少不學中歲杜門養痾復棄書冊不復關人
世事謂可守此以終老諸賢誤知過相推輓致游
被寵榮且容臺禮樂之司尤非懵不知古今者所

可進適已力上控辭之牘且以書致禱于一二親
舊期必得請來教實獲我心敢不敬佩聞考試後
必歸更喜有承接之便他得以略令兄承賜書已
別具答秋色正佳賢者在道固應動靜有相萬福
來同更相寒暄之宜劼茲茵飪之奉是祝

回滕主簿嘉

經年之別無非思見君子之時伏奉手書禮過乎
厚若施之所尊敬者某衰晚固陋不足當但深感
愧就審秋來行李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何可言

某昨聞東裝過淮西意須少畱何歸騎匆匆如許
某平生知舊十九皆爲淮西羅致迎之敬以有禮
知舊間多不敢違然到未久輒去今詳味道間兩
大篇雖意別有屬然浩然之略亦於此見之詩曰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史稱孔
北海造次能得士心士久亦不願附豈其然耶勿
止二字一是聖學之門一爲聖學堂與止者至善
之地不可以有加矣勿之後工夫甚多方到得此
地來論所謂資勿之義以止其妄竊謂未然人能
止於至善則妄去久矣如何如何需趙婺倅書納
去其姪安吉大夫前月末一疾不起可傷王山陰
到官數月上官甚相知然亦窘於酬應相坐不得
嗣音冬仲能踐踏雪叩門之約幸甚東歸猶有餘
暑道間厚自愛是祝

回新武進張尉

文德

某日伺回舟於綠蒲青葦之間謂謁入必在他客
先忽奉誨函恭審已拜除書遙歸錦里林泉改觀
門巷生輝台候動止萬福某四十載硯席之舊慰

澆不勝情惟偵伺不敏亦重自愧也仰惟尊友兄以絕羣之才負邁往之氣揮毫落紙正聲足以諧韶濩高韻足以激天鯨宜紬書東觀載筆掖垣皆榮塗發軔之地顧俯就警曹奔走之職自取廉矣夫惟取之者廉而後與之者過金沙鷓鴣之祥自古有之某願拭目區區王陽結綬貢禹雖不復作彈冠想而竊效其喜有不容自己者未辦一物薦賀而厚貺鼎來先施之道至矣盡矣某何以當但有悚荷暑月未敢掃門以速襍襪之誚敬以儼高明之居謹締綌之御爲侍介者請

回趙御幹

自居田間聞人從日邊來卽目動神駭而左右方影纓其間那敢上記但有懷想張壻遞到來前諄諄然如小官事上位非所望於親舊也伏審炎夏之月忠勤有相尊候萬福至以尉爲今世士宦頗難西班牙尤不易必得貴而賢者主之庶易爲力今左右真得所依矣某病容衰鬢視向來十餘年前相見時更覺醜惡又賦性疎率仕宦處雖爲君子

所知然亦爲小人所惡故浩然歸志遂不可遏方
來歸時錢丞相衛大叅秉政欲以掌故相處命且
下矣某辭以自屬官得掌故人必以爲入京考圖
而後得之不若且昇嶽祠異時陶鑄未晚荷二公
相許以二月八日奉祠歸歸甫兩月以四月八日
降堂審之命明年又荷廟堂具未赴堂審之人姓
名行下催促某以賤疾形於面目不可復出遷延
至今十九年方初歸時鬚髮未有一根白今無一
根黑矣豈有血氣盛壯時不出及血氣旣衰乃可

出乎傳聞大叅屢借助於丞相之前不知山林之
人何以得此竊料大叅以一世風俗爲已任惡世
俗之貪求以某粗無求於人故見取耳然世間無
求於人亦有兩似有可爲世用而不屑求者亦有
目知其不可用而不敢求者若某真是自知其不
可用故甘心屏處吾親因職事之暇千萬爲大叅
明言之或強之使出旣無以愈人又不能謹言寡
過必爲大叅門墻之累免牘再上其間語言狂僭
物論必是沸騰山林之人安識朝廷事體肆意極

言那得是處却望大叅覆護使不至得罪舊作三篇因寫與王大監令女夫錄一觀數日來方劇暑都下想見尤甚千萬厚愛

通胡伯量冰

某入秋伏暑傷脾正爾悶悶而聞前句容吳大夫行不及端狀令親敬予丈平生自養有道想亦未料其遽至此故家事俱不遑區處頃見契兄說敬予二子非同生故其閤中不能槩視之今其親生之子既爲門下壻則協和內外使四方朋友無得

而議全仗契兄與令女千萬勉之某鄉間社倉稍整齊聞朝路中時有議者今見在米本不能數千石而論者已謂其多深恐小遇水旱必有科擾之患小蟹莊比來如何石已至否因風毋惜寄音以慰牢落

回憚上舍

子肅

相望百里而數十年來往鄭鄉無一日雅人事好乖可歎也忽奉長箋幸賜之教莊誦欣快來示窮達之辨詳矣某行年六十寧不之覺然某庸人也

善其身之不知欲兼善得乎執事之論某懼不敢當也抑某所聞有身之窮達有道之窮達古之人固有飯蔬飲水樂以終身亦有曳紫紵朱戚然若不能一日安者窮達果安在哉執事有聲太學三十年猶授道里門所謂先生之門必有尊足者存某雖病且老尚受教焉脾泄幾月方小愈羸劣執筆猶戰掉且此奉答

回湯德遠鎮

二月初省母舅於丹陽歸拜兩緘之辱知事不待

報而決因循不上記寒食後刊字戴生過希墟念端便不可失卽草一緘奉酬仍作得數字問訊晚秀王翁旣授戴生一日見其言將有禱於執事求售其技因爲之言吾書非爲末藝爲先容者遂索回昨過雲邊亦念別遣懶與性成得已又已當處之世法之外然世益薄交益難聲氣之同操尚之雅如執事者里中實不多得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實寫此心也鼎來真翰喜審暑令權輿朝來尊履有相萬福臨川唱和帖

得見前輩風流使人歎慕端研小而佳拜受併爲
陋室之光朱氏書須併中庸章句或問連得兩本
乃今尤郎中刊于衡陽及楊通老郎中刊於龍舒
者亦看得一過今以龍舒本同來本納呈恐欲較
同異倘無差誤却望以今所納本示還蓋欲以示
兒曹故也朱氏書年來盛行今立要津者多自謂
常登先生之門承先生之教而趨鄉舛差尚多有
之使人嘆息諸書惟近思錄尤切於學者日用項
得數本皆轉授學者今餘一本殆不可輟度晚秀

必多有本願以一二置申義齋中與學者共之或
無之却幸見諭一朋友處有之當求數本去申義
規模當已立某以丹陽趙令托求真清二字於能
書者字須大八九寸欲望一言於晚秀爲轉求此
二字不應轉托人渠意蓋只欲以自警此亦勉強
爲作數語繫其下不敢爲銀鈎鐵畫之累也某近
得足疾一向不可對客日事藥裹披紙若蠹魚然
竟亦何益無從晤對惟力學以昌斯文是祝

回士友

忘其姓名

某從里中王去非游知執事好古學行古道自期以古之人願見無從心如懸旌無所終薄忽承不鄙衰陋遺以論心之書感甚幸甚就審秋來味道之腴起居住佳適欣快不可量也世道旣降中行之士益少世間一種立仗馬轅下駒置不足道東京諸賢視此身如秋葉而欲手援一世之溺斯亦奇矣然夷攷當時大率聞風景慕率意行行少有長慮却顧相與切磋磋如聖門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則後日之事亦非專彼計之得也某於執事

無一日之雅而來翰之頒便欲使效其區區之愚此道甚古此義甚高某不肖何足以當抑嘗讀郭林宗黃叔度傳似有契焉欲學之未能也不識意以爲如何聞田園僅自給度稍加經理必可有裕前輩風流不可及然到叩門乞食處便覺氣象衰索要須不到此地乃爲得耳如何如何古詩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謹誦此以代節宣之請

回項宜父

兩地相遠別日已多宜父日游京華徧交當世知

名士猶不能忘情於某專書問訊況某屏居田里
海內知音有幾其不能不拳拳於宜父可知也伏
審冬來行李有相尊候萬福欣慰之至示教擬古
詩視向所示諸作更覺渾成無模倣痕蹟自此當
盡棄晚唐之習如何如何陵陽先生誌先公墓筆
法嚴整令人敬歎先公真不死矣可爲人子賀令
親武進大夫賜書且示先令姊安人誌銘板本竊
意大夫非無力刊石者而委之盈尺之木似亦有
故故夏兄書中云云外此別無聞幸悉及來書謂

嘗惠報濮氏事都未曾領試詢之遣貺青楫猶
在稽山時故人謝古民專人致此今拜所贈不但
感德更深懷舊之情使回謾有某物寄意勿笑寒
陋會武進大夫爲致下誠胥會邈未有期爲斯文
勉旃是祝

二

某聞嵇叔夜謂素不便書性復懶作書以此得罪
於俗某辱書諄諄所以見推予甚至而率略具報
其罪固宜所恃者執事非世俗之人耳聞常過令

親處令親道相同居相近其來往之頻固宜他亦有密友否士生一世苟知識稍異必不肯與草木俱腐況如執事之明爽非餘子比願言勉之彼官高位尊世俗最貴者非良貴也願言審之希孟謝丈少時實有英氣不幸爲利欲所昏浩然之氣弗克而專以血氣從事故多不滿人意然其天分之高亦非他人可及晚節如此家事又如此令人太息或其遺息尚可扶持者惟鄉曲念之相望千里古詩所謂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惟愛厚以昌

遠業是望

回朱丹陽令嗣

某林下殘生於君家無一日雅先大夫來拊吾邑某家金壇亦未嘗有毫髮相關前之日率爾數字特爲鄉曲發且痛天之不右善人賢令長之不得志於斯世云爾裁謝諄諄非所敢當也釋氏說入中國老子之徒效尤喪祭禮大壞仙里儒先之所講明如揭日月君儒家也所以葬其親亦必有道矣其忍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乎夫生者須養

死者須葬二事重輕略等而君家上有重親有諸
父則養生又其難者惟精思而謹行之正寒扶護
載塗惟抑哀自愛其無從面致臨紙拳拳

回陸秘書令嗣鎮

某頓首再拜秋序方半風露淒清伏惟綵衣容與
綸誥方頒尊候神介萬福某已於令伯朝奉丈令
兄判院書中致不敏之謝不復喋喋共聞大君有
命以先正安撫秘書盛德在人祿及不嗣爲明時
墜典特頒渥澤以旌象賢凡在識知同深抃蹈敬

惟太夫人幸榮塗之有子年家契喜祿養之及
俯仰之間歡慰無極惟公家世德之厚家學之粹
倍萬他人更祈不自滿假而求師友之益不徇尋
俗而探聖賢之蘊遂踐世科益開遠業不勝頌望
侍堂上太夫人告拜千萬意不宣

回湖南陸提幹

前人

某年衰志懶至契如公家亦曠不修問惟有馳情
忽奉專教驚喜折屐就審春事向闌天宇清淑卽
日蓮幕須才瓜時趣上神職後先尊候動止萬福

某托契雖厚而會見無從願交雖切而款承則未
故於德履之粹才業之茂皆未能盡知所知者辭
婚趙氏一節非立志之高守義之固疇能及此不
勝敬歎更在謹擇師友明辨義利視初節有光于
以一洗年來淫侈汙濁之習是所願望湖南帥余
丈簡嚴可敬一見當刮目某雖聞其風而悅之恨
未之識故人林自知爲湖南酒官在其幕下因見
爲致意此兄亦好賢樂善必能爲余丈處先容也
度此去便爲榮改計然榮進素定要不在過於營

求居易以俟命自有知己者寵頒珍腆僕僕亟拜
無任感刻索居謾有某物寄意非所以報瓊施愧
當如何語令姪不及拜書怡集爲引誠豚犬輩各
上起居問某年迫七十目昏手戰不復能楷書故
不及視來翰以報千萬賜察道間厚愛

漫塘文集卷之六

漫塘文集卷之七

宋史丞相謝除籍令及改秩添倅

劄子

上史丞相謝除籍令及改秩添倅

竊以季秋謹時天宇澄穆恭惟某官功在社稷澤
潤生民一德格天百神受職鈞候起居萬福某山
林賤士望光範門邈在九霄間欲以姓名自通厥
路無繇然一氣均調萬彙咸若孰主張是孰綱維
是某粗有識寧不知歸仰惟大丞相獨運化鈞協

成乾造親扶日轂直上天衢使四時調玉燭之和
萬國仰金城之衛宗社幸甚海宇幸甚某愚不肖
少雖妄意事功中年得疾自放於山巔水涯聖主
龍飛善類雲合某雖頽卧亦躍然而喜願與扶杖
癯老遊遨嬉戲共觀德化之成不自意身亦在獎
拔一人之數旣陳情引避至再至三復使驟脫選
階躡佐大府此事於國家爲曠典於士大夫爲創
見於某爲非常之遇不世之幸盍卽祇拜以贖前
來方命之罪且勉自奮勵以副大丞相特達之知

而骨寒命薄病不可強夷途當前自繫其足惟大
丞相推天涵地育之仁深哀而曲貸之某得全其
疾病之軀而遂其丘園之性實重受生成之賜身
雖九殞其何敢忘抑聞施必有報物之常理某病
日侵年亦邁而徃自度終無以自見獨有私憂過
計或可裨議論之所未及欽惟大丞相於先越王
秉國鈞軸其位遇同輔道先帝翼贊嗣皇其眷倚
同先越王再處台司不俟溫席晚歲駕安車策靈
壽杖爲孝皇一出天下顛顛謂且畱相天子曾未

幾時卽榮衮繡之歸是以福祿壽考極於人臣德業勲勞傳於子嗣今大丞相弼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失此重負自同於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勲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而退不可得乎某竊謂爲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爲身計者之謀非所以爲大丞相計也大丞相爵賞之用無黨無偏刑罰之行無怨無惡尊賢使能不驕不吝故在位雖久而上下未有厭斁之心一朝褰裳而去主上必曰是嘗建大功定大業禮貌不可以不隆公卿百

執事亦曰是嘗持國家紀綱守朝廷法度待士大夫以至公無私禮不可以不厚恩誼終始身名兩全當世之士必有能作爲歌詩頌贊寫之琬琰繪之縑素使萬世之下歎艷歎慕以爲不可及者又何疑焉今議不及此而惟徂目前咈然忿異議之來而幸其同則止戚然慮事變之作而幸其平則止縻之以爵祿而恩意有時而窮壓之以刑威而勢力有時而屈防之以知術而事常出於意料之表當是時左右前後之人志得意滿皆將自擇其

身之利而大丞相獨誰與同其憂乎某病廢以來
得自適其適雖無爵位之安而危不迫其身雖無
富貴之樂而憂不入其心每願持此以獻於有位
者而無其階伏念左右前後之人希容悅者多能
不逾畏其忤而直致其辭者寡輒因叙謝裁具短
啟申獻倘幸置坐側時一覽觀以致其思是大丞
相授士疎賤不爲無益某受大丞相超擢之恩不
爲無報不然異時追憾左右之不能盡言某亦自
悔其不及言無益矣是以不量位分罄竭愚誠大

丞相果能從赤松之遊尋綠野之勝從容天台四
明之間以訪先越王經行之舊某雖衰疾不任衣
冠猶冀幅巾短褐拜謁道左以自附於賓客之下
陳不勝愛助之至若乃言不成文書不如式則野
人之常併丐矜察之

二謝除直秘閣宮觀

竊以夾鐘氣應玉燭時和恭惟某官對敷顯冊增
煥泰堦喜溢神天慶關宗社鈞候動止萬福某林
下殘生故歲輒不自揆因奏控謝牘敢述其食芹

之美暴背之溫九頓首獻之黃閣之下自惟狂僭
宜在誅斥之科大丞相不惟赦而不誅又從而賜
之答若曰余惟汝嘉而不汝尤夫易之舍洪光大
自是大丞相盛德書之翁受敷施亦爲大丞相餘
事其不足當但有感懼自爾累月不敢徂僥倖之
福以爲常嗣有塵瀆歸心元宰實與海內含生受
氣者不殊茲審策蓋代之勲進師垣之貳使是君
爲堯舜固大丞相平生之盛心學焉而後臣之亦
明天子今日之所以聖旣道備而實與名稱宜命

出而雷動風行仰惟體貌之增崇可但君臣之相
悅其惟當世載筆之士甚衆當有作爲歌詩播之
樂石者某老矣短啓一通少伸燕雀之誠幸賜采
矚某一介庸陋昨由州縣之隸而列屬容臺由今
錄之資而躡丞大府與脫身選調賦祿祠庭皆委
曲以便其私超越以爲之寵一出鴻造不候請祈
某非死灰其心槁木其形寧不知德惟是中秘寓
直朝家所以旌外庸某疾病之餘且甫茲更秩其
敢冒居已瀝愚忱再乞寢免終冀矜從天時之律

不當請於寅亮燮調之地屏內之問不當發於寒
遠疎賤之人於前爲瀆於後爲僭懼二罪不敢自
同他人仰乞矜體

三辭直秘閣

竊以孟夏謹時恭惟某官弼亮再世勲勞百爲惟
帝念功惟天佑于一德鈞候起居萬福某昨不自
揆輒因顯冊之頒飾其固陋之辭爲宗社賀且以
申致寢免誤恩之情竊計容光必燭寧此獨遺月
律屢更巖瞻惟謹仰惟大丞相以海宇安危爲已

心以人才消長爲已任其抱負所長于于然而來
者旣已盡寘之周行其窮而在下者復不欲其老
死於溝壑振而起之如某之愚亦與一人之數則
賢於某者可知矣粵自去歲四月叨恩除授展轉
控辭倏已經年最後辱察其病之深才之無所用
授以祠官使自放於山林華以貼職使自別於閭
里朝家之恩意至矣盡矣若固執其愚不思所以
仰副造化曲成之意某則非人謹已望闕遙謝祇
受奉議郎主管仙都觀恩命訖惟中秘寓直實非

乍脫選調素無朝蹟者所敢當謹復昧死具申期
必得請伏望鈞慈賜以開陳卽垂矜允四明山水
勝處平泉之嘉花美木列植交陰皆欣欣然若有
待晝錦焜燿此其時歟其病少愈猶能手種樹書
躡青鞵布襪聽役於長公少公之間惟所以命

答鄭丞相謝除常丞

季秋謹時恭惟某官器使羣工陶成萬化誠通穹
壤喜洽神人鈞候起居萬福某一自屏居田里混
蹟漁樵平生故人位稍通顯則引分不敢相聞其

敢以疵賤姓名自通於光範門下頃飭箋稟謝茲
如時鳥候虫感天地發生之恩不能已已大丞相
微小不遺如響斯答區區之愚猶以是爲景星慶
雲適爾臨照非可屢得乃今幸會又過於此夫公
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舊矣況當邊鄙未靖甲兵
之問日至而大丞相獨運化鈞固應自朝至中食
息不暇顧於三接之餘親灑五雲之翰以光於華
門圭竇衰疾無能之人竊惟盛心何可近論昔人
以千金市駿馬之骨而千里馬至者三某衰疾無

能猶之死馬何所論報竊意當世之士抱負才能而考槃澗谷者必有聞風而起爲明時用某故不敢私爲一已賀爲天下賀某蚤歲爲士不成去而爲吏爲吏不成歸而爲民學農學圃均之無成安能知當世之務今殿中王御史密院尤檢詐皆與某有宿昔之好侍郎度公尚書李公陳公某同年進士故潔齋袁先生嘗置某薦士籍中於今京尹袁公爲乃翁門下士故六七君子過相推輓以致其親舊之私情言多溢美惟大丞相察之某比拜

鈞翰復承鎮江府備坐省劄發到轎乘人從等且委官及門趣某起發此昭代曠典尤非某所可當卽具公牘發回本府且具行申省外伏念某少更艱苦晚景百疾交攻目前最苦腹臍之疾日三四作今畏威懼罪謹作急治療稍遂減可卽星夜奔走赴闕抑恐薄命迤邐溘先朝露無以伸絲粟之報有孤洪造敢及稟謝先陳其愚某聞帝者之盛莫如虞舜虞舜左禹而右臯王者之盛莫如成周成王左周而右召下至漢唐亦惟蕭曹丙魏房杜

姚宋兩兩相承號稱賢相餘子不與焉豈非天下
至廣萬幾至煩非一相所能專任歟恭惟大丞相
以講學輔主上續道統之傳以勤勞佐主上復基
圖之舊其精忠可以貫日月其純誠可以通神明
固非漢唐諸相所可望直與禹臯周召同科而自
爰立以來揆席猶虛其左或謂大丞相之賢不欲
名位之加於前或謂大丞相之謙常冀後來之居
其上或又謂論相人主之職非大丞相所當言當
自主上發之或他人啟之某竊謂此意發於主上

則爲意向有他委任不篤發於他人則爲讒爲間
惟發於大丞相則爲中心之至誠天下之至公而
徇左右之言則不能發顧目前之小小利害則不
能發惟大丞相卓然奮高世之見不爲左右之言
所牽不爲目前小利害所汨則庶幾禹臯周召之
勲名復見今日某儻尚不死則殘年餘日無非效
死酬知之時不然則犯不貫之罪不以誅死亦且
憂死矣惟大丞相念之昔人謂寒日邊聲急此惟
其時正諸將敗軍之罪恤沿邊征戍之勞以警其

餘以固吾圉以輯天下安靜和平之福此通國所
望外此不敢私致頌禱仰乞鈞照

通王中書

竊以卽日風蕩井梧香摧籬菊恭惟某官經幄籌
帷日承清問道山詞掖總領羣英天佑斯文台候
勤止萬福某近者以傳聞未審難於修書專介上
叩卽辱賜答不但感情誼之厚且歎服精力有餘
酬應不倦如此舊見一故舊爲執政者方作縣時
目已昏及在給舍夜讀錄黃及書細字不難又午

間倦甚必伏枕移時後或連日夜應酬不曾假寐
今觀門下精明如許信其言不妄豈悼亾以來獨
處之力耶抑天實相之也村僕旣回郡中亦專人
送至差劄使君書來甚勤妄意有自某不勝駭某
本辭籍令而遽得丞郡本在七階之底而躡官陞
朝金陵畱都家山便道恩意之厚夔無前比一出
裏言之助何以辱此感不容言但某病旣不可強
而義亦非所安只得懇切具申萬望致曲使卽遂
寢免毋致再有行下使喋喋不已坐罪不測某靜

思今世士大夫旅食京華日登光範之門欲陞一階一級而不可得者何可勝計某何物小子乃爾僥冒叙謝之書若自同常人一於道古今譽盛德則是亦常人爾無乃孤非常之遇乎凡齋心兀坐旬日而後得一啓一劄致謝之外並不敢及時事只論出處進退之義啓中猶援一二故事劄中只以丞相先越王爲說旣成焚香告之天地而後敢發區區只冀萬一有所感悟切計書雖未到先越王在天之靈則已知之前承許爲轉達自揣非台

坐亦莫能達謹併申省狀控免得不斥去嘗受成始成終之賜區區無一物可寄意專人過茅山買得少芋栗包果將行村僕慍見曰毋徒使我負重而取笑於闈人卽收回芋栗而語村僕曰爲我致意闈人以中書之門而有送芋栗之客又併芋栗不敢遣顧不偉歟村僕莫曉因自書其說於書尾以資一大笑嗇神養性之說門下已自得之亦不敢贅村僕回時只求涓史一批收切不煩染答也

竊以隆冬兆序一雨生寒恭惟某官主持國論振
起朝綱宗社儲祥台候動止萬福某近者介恃眷
予喋喋干溷雖山間芋栗亦恐累清德輒不敢遣
村僕之歸辱賜真染先事而教誨之至周至悉重
拜川附之貺使孱弱之軀賴以少延以愧以賀繼
又於遞中領所賜教及丞相答翰知中書忠於爲
人終始不渝大丞相寬以逮下賤微不棄尤極感
歎某三十六年選人六十歲老翁分席漁樵已二
十年豈復有榮望一朝自天有命使不用舉主而

官陞朝不歷親民而佐會府此國家非常之恩大
丞相特達之知中書推轂之力某寧不知德而牢
辭不已者實以某命薄數奇性復多忤所合飯蔬
飲水枕石漱流不與世接猶惴惴然若薄冰之履
一朝出而裹章服事上官與聞民事有多少意外
况所感風毒之證漸類惡疾非復頃年侍教時比
陳居士備見之以是只欲終老田間爲太平幸民
已再寫成祈哀丐免之牘而朋友見責以爲君相
知憐之意如許中書所以開曉之者又如許安可

不略致委曲以是又寫得一狀并以申浼欲望中書悉爲過目賜之區處若見得丞相能洞達此心不以牢辭爲忤則望竟爲上丐免之牘或覺意有未順則且以後狀致訪醫之請庶目前不太拒違三兩月後却可從容布露惟中書推成始成終之心爲深思而審處偶得古銅小香爐一枚拜納庶幾釋氏辨香之敬或有以金猊寶鴨獻者願舉此故實以謝之趙玉父監鹽歸言朝行中不受餽遺如中書者僅一二數尤使人欽服寒事方來謹上

爲世道壽重之祝

回王中書

竊以一陽復來日如春未惟某官羽儀禁從黼黻皇猷台候神相起居尚福某比村僕回及遞中連辱寶翰之賜方愧稟謝無階專使及門重拜真染辭意懇懇無非曲爲某出處地古道不行久矣士大夫已致身華要其視山林賤士何有而中書獨拳拳如此此古人盛德事不謂某身親見之頒示省劄及告命其間勸勉之勤獎予之過皆出一

力其非木石其敢忘之抑有危迫之惓不敢不預稟某昨屢勤朝旨之頒恐悚不安因自思疇昔叨堂審之命而引疾具申乞且就醫候痊可日起發其後疾既不痊遂得迺遷幸免近者再做此意申上一是仰承約束不敢直截致辭以孤造化美意二是此狀別無施行謂可畱在省中不再行下不謂給假一節反自趣期會聞命震灼寢食爲之不寧所恃中書如二天在上必能始終全覆之所有告命旣未敢祇拜謹且寄畱縣庫若賤疾果有去除之漸而敢執迷不卽敬拜君命則是禽獸之類無君之人加之斧鉞付之鼎鑊夫亦何辭萬有一疾證果不可療亦望中書庇覆朝廷哀憐曲賜從欲喋喋干冒聽嚴正猶嬰兒不能不用情慈母併惟矜炤六氣之運中書實贊燮調不敢贅上節宣之祝

二

竊以比辰五雲呈瑞化日迎長恭惟某官仰稽天運以贊皇猷使衆正朋來羣陰斂退熙然六合同

此泰和台候神相起居萬福某竊伏田里無由陪
賀客下陳鄉風謹上千歲眉壽之祝濟獄已竟正
朝廷力行好事之時向來施行太過如胡評事等
事宜亟有以轉之在中書良易耳某區區出處辱
中書介念前者使介之回具謝草略詩所謂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賤疾所當用去風之劑比圖速效
服涼劑太多反傷脾胃日食無幾氣息奄奄大懼
有孤推輓之厚意小須假滿續具申稟今因里中
趙玉父鹽場行先此控露萬一

通王中書前大

竊以歲華薄晚物意回春恭惟某官總運籌策筆
之任推陳善閉邪之忠羣聽具孚百靈森衛台候
動止萬福某比因里中趙監鹽行附貢一箋計已
呈徹不嗣敬又踰月奎壁之光下飾萬物昏旦仰
瞻士大夫平時局於職分嘗抵掌扼腕悵有懷不
申中書今以心膂之臣而居喉衿之地經帷籌幄
機庭宥府皆得歷階而上攘袂正言必不忍唯阿
時好浮湛流俗使百世之下有所追憾某愛莫助

之徒深頌望區區之蹟自十月之末拜給假將理
之命卽遵稟日事醫藥緣所感疾多用涼藥服餌
稍過幾墮鬼錄亟服溫劑僅可少延然悴乎其容
羸乎其軀不復可仕矣骨寒命薄言之於邑緣假
限久滿迫不得已再以狀具述控告伏望哀憐委
曲借言於化地明其本心非敢固爲沽激許令守
本官致仕或未忍終棄則且畀一獄祠實受終始
生成之賜某本候開歲申稟以狀中所述非達官
歲首所樂聞故及歲未盡因里中符尉到選附呈
或卽爲屬之省吏或只迤邐免再紊煩洪造惟所
以命

回王中書前入

竊以陽春布澤萬彙欣榮恭惟某官主盟國是對
越在天天棐忠忱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符趙二
友之行再貢稟謝劄且致懇悃不嗣敬又已閱月
時時尊慕矯首璇霄見奎壁之光爛然輒以自慰
伏承專使頒示省劄且賜珍染所以開其未悟誨
其不及者纖悉曲盡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非等言

可狀改秩予祠之命雖非所敢當敬遵來教不復引辭中秘寓直朝廷所以旌監司郡守之有勞效者其實何人而敢冒此藉有趙昌父例某寒鄉晚學豈敢望昌父萬一申狀中字字真實不敢飾偽得更借裏言之重卽賜矜允使不至有再三之瀆幸甚故臘有雷野雉皆驚今二月旦日雷雪交作雖不知其占何如然要非祥瑞亦必有爲而然中書於丞相情分至厚宜有以佐之乘此一反前事順人心以回天意不然異時小有不至或者不能

無歸咎也中書愛某異於他人故某所望於中書者亦非他人比伏惟勉之則某與海內函生均拜大賜不啻於薦引除授之私也某狂率死罪

通王中書前人

竊以春序強半花事方殷恭惟某官舉國宏綱納君當道好是正直通於神明台候動止萬福某與樵夫漁父含哺鼓腹於山巔水涯時時自思吾輩所以自適若此非元凱承華勲之故歟旣以生斯世自幸又以嘗執鞭自喜忘其身之遠別之久也

此飾一箋謝專使之辱言不盡意後旬日方作得
丞相啓劄各一通內劄子欲見感激之真情手自
書寫放蕩之餘筆縱字大惟丞相以情亮之以度
外處之不然適以慢易速戾矣某世念已空貴賤
榮辱皆非所計然前日寵數之超越恩意之委曲
丞相之施於某者固厚而中書所以推輓於前後
維持於左右者至矣某非木石也寧能無一語以
謝亦旣裁成短啓又重自念中書不以衆人待我
我之自處亦安可自同衆人故雖成不遣昨納紙
帳嘗口占四句匆匆失於寫去又頃辱賜草堂詩
不勝敬歎以陳居士未行竟不曾和納併錄去幸
資一笑但恐心地清涼之句旁有顰蹙者爾叔全
國博爲況佳否學省雖清華恐不療饑亦可把一
麾去否會間幸致意足繚村市目環四壁無一可
薦誠者鄉醋家釀各六尊拜納酒味薄而苦必非
新賜黃封比却真是無灰可以入藥

二

昨村僕歸旣拜答翰之辱且領珍餉又知村僕旅

食之費悉出宅帑不勝愧感不上涓史敬又再閱
月仰止拳拳夏五書月南風薦涼恭惟某官羽儀
禁從振起朝綱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聞天之於
物因其材而篤焉某當強仕之年而厄於疾拜起
家之命而厄於行傾者覆之時乃天道獨主張之
維持之使旣壞而成旣枯而榮是天之所難乃中
書之所易某之幸大矣感當如何但貼職一事終
非乍離選調素無勞效者所敢安公狀再有干瀆
伏望哀憐於化地一言述某真情質諸天地鬼神
非敢毫髮矯僞特從所乞以安末路不然於所不
當受而受是身外之榮曾不足以蓋中心之愧一
時之幸且將爲無窮之羞惟中書深念之所有奉
議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恩命已照前申望闕遙
謝祇受訖示教具單劄謝丞相謹遵稟親自寫去
望借一介併申省狀送似參樞向未嘗通名今亦
以短啟致謝伏恐欲知選人印紙向以收藏不謹
已批壞今僥倖陞改已是過望豈敢更求改給切
不煩介念里中符丞歸能言中書自處不異在縣

齋草堂時雖服食器用亦無所改貴而能貧使人
欽歎中書清儉既本於天資又眷集不多生計所
須能幾凡百省之又省使斯世仰之如一段清冰
在凝風寒露之玉壺顧不偉歟區區願望

通王侍郎前人

竊以孟冬之月和氣如春恭惟某官對揚新渥領
袖禁途天佑斯文台候動止萬福某近者恭審釋
內史贊書之煩進天官冢宰之貳紀綱立而吏知
所畏衡鑑公而士得所歸凡在縉紳同深誦詠某

疾病餘生雖不復作彈冠想然爲天下賀不知手
之無足之蹈也惟是累月不上涓史敬非山斗之
瞻有時間斷道行乎朝廷與身安於巖谷者情雖
同而分有異不敢瀆爾當沐矜照士之得時爲難
得其時矣以得位爲難侍郎當明良會遇之時而
居朝夕論思之位宜有公正之論深長之策爲國
家祈天永命之地某疎賤他不當言竊惟今之世
君相之所舉行無非寬大之政公卿之所建明無
非忠厚之說而郡國之政一於聚斂其苛細如牛

毛迫急如星火豪奪同乎寇攘巧取甚於販夫販婦其求之廣獲之豐宜帑庾有贏足爲方來之備又往往朝夕凜凜有不足之憂不知何故深恐一朝有警此輩身謀不暇何暇爲國家計惟侍郎深念及此言之君相有似此等處早爲之處無使某他日冒知言之名天下幸甚某以受知異於他人區區圖報亦當視他人有異輒因賀牘僭致愚忱覽訖卽付丙丁是望外此謹上爲國壽重之祝漫塘文集卷之七終

